

# 孫立人上將「叛亂嫌疑案」

專訪原鳳山「政工訓練隊學員」  
李發強先生訪問紀錄 節錄 ③①

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 
台大教授 朱宏源

時間：民國98年11月至99年1月、101年7月  
地點：臺大社科院研究生第五教室、臺北市萬芳醫院  
右斜對面的麥當勞2樓

受訪者：李發強、董本貞

主訪：朱宏源

紀錄：葉紘麟、陳琪雅等

整理：陳琪雅、朱宏源



## 一、抗戰見證與求學歷程

我生於民國十三年，籍隸湖北棗陽。我是農家子弟，出身寒微，耕讀傳家，在三兄弟中排行老么，雙親及兩位兄長早在大陸赤化前後就分別去世。民國三十八年隨軍來臺，最後自銀行退休。現為湖北旅臺同鄉會理事長。

在我那個時代，讀書是一件很困難的事。一來農人務農維生，靠天吃飯，無力讀書；二來學校很少，競爭激烈。當時考初中就跟臺灣現在考研究所一樣不易。很多人沒機會讀書，文盲很多，相對地，能讀書的人就很珍惜可以讀書的機會。

因為我有兩位兄長祇有私塾可讀，連小學都沒畢業，所以雙親對我讀書很重視，盼我要把書讀好，能夠為國為家服務。我七歲讀私塾，前後讀過三家私塾，老師教我們讀《三字經》、《百家姓》等等。十二歲的時候正好棗陽吳店的區小<sup>③①</sup>成立了，於是我參加插班考試，進入五年級。不幸，這一年是民國二十六年，發生對日抗戰，很快戰火燒到家鄉。小學六年級在敵機轟炸下畢業之後，就去後方均縣，考入提供公費的「聯合中學」。日本

軍隊侵我家鄉三次，姦擄燒殺，把我家的房子燒掉了。害我有家歸不得，不但跟家裡斷了音訊，連帶經濟來源也斷絕，生活陷入困境。

當時湖北省省主席陳誠將軍把所有流亡的中等學校併在一起，叫做「聯合中學」。就是從初中到高中，要考試進去，學校提供公費來收容我們。說實話，那個時候要是沒有公費待遇，我們根本沒辦法讀書。讀書的時候沒有課本，也沒有影印機，都是老師在黑板上寫，我們在下面抄。晚上自修沒電燈，都點桐油燈，會把鼻孔薰黑。糧食配給不夠，就吃乾稀飯或玉米（包穀）粥果腹，吃了以後腸胃不易消化，經常便秘。我們住在城隍廟中，上課的教室是舊營房，但師資好、管理嚴，每週只有星期天才開放外出。就是這樣熬過了二年。

初中很艱苦的畢業之後，進入民國三十年，我又到戰地隨縣就讀省立三高。在我讀書的時代，只高中有軍訓課，小學、初中、大學都沒有。民國三十年，我讀省立三高的時候，學校離戰地不到一百里路，很近也很危險，所以教官教我們先學會

開槍來自衛。

教官是黃埔軍校畢業，可能是復興社<sup>32</sup>成員。他教一些簡單的野外操作，並負責學生生活輔導與安全保護。由於抗戰時期物資缺乏、設備簡陋，軍訓課都在戶外上課，教官教實彈射擊的時候，是用國軍打仗汰舊的舊槍和少許子彈做示範，然後抽點幾個身強體壯、膽子大、反應快的男生出來操槍，不像現在高中生，在二年級的時候，不分男女生，一律都要操槍。

<sup>30</sup>李先生現任湖北旅臺同鄉會理事長，曾任救國團重要幹部與學校教官。本文經李先生親自詳細修訂與增補四次。

<sup>31</sup>陳琪雅注：一省劃分成數個行政專區，一個行政專區包含數縣。一個行政專區僅有一所高中、每一縣有一所中學，也有設簡易師範學校，縣內每一個區多半只有一所區立小學，其他皆私塾。

<sup>32</sup>陳琪雅注：「復興社」是「中華民族復興社」的簡稱。民國21年3月1日成立於南京，社長為蔣中正，下設幹事會和監察委員會。其外圍組織有

以黃埔軍校學員爲主的「革命軍人同志會」。因核心幹部模仿義大利黑衫軍和納粹德國褐衫軍，均穿藍衣黃褲，故又名「藍衣社」。民國27年，復興社宣布解散。成員大部加入後來成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。

## 二、決心參加知識青年從軍到勝利復員

民國三十四年，日軍打到雲南獨山，重慶政府陷入危機，抗戰進入艱苦階段，於是蔣委員長發起「十萬青年十萬軍，一寸山河一寸血」，號召知識青年從軍報國。

正值高三的我，決定響應號召，報名參加青年軍。現在回想我們這一輩人眼看國家被欺負，我們很是感同身受，因此高三時，爲抵抗日本侵略，就毅然抱著必死決心從軍，甘願放棄自己的學業和家庭，那個時候的我真的很有愛國的勇氣！

我在四川萬縣青年軍二〇四師工兵營二連，受了兩年軍事教育，覺得很是充實。擔任青年軍的

連、排、營、團、旅、師長等各級幹部都很優秀，也很愛護我們，原本軍中一天吃兩餐飯，我們入伍的時候改成一天三餐，管教也很合理。

我在青年軍裡擔任工兵班長。工兵要會操舟、造橋、做防禦工程及爆破等。我們在長江裡面學操舟。並學習逢山開山、遇水架橋的本領，在爆破時，我們要炸一間房子、一座橋或一座碉堡，要看實際狀況而定，用藥量少，炸不開；多就浪費，所以要靠腦筋和經驗計算。由於我們都是知識青年，所以美國人也給我們少數的新武器，包括火箭筒等。我們也要會射擊，目的就是要「我能打死敵人，敵人打不死我」，只不過我們只在靶場練習射擊，沒有軍事演習。我們有一次在高地向下練習投擲手榴彈，有一位同學拉開手榴彈的火線，從高處向下丟的時候，因爲膽子小，太害怕，一拉開就趕快丟，結果沒有丟出去，反而變成往後丟，炸傷了排長。像這類誤傷事件還有一位優秀的團長名叫胡一，竟被衛兵因衝鋒槍走火被打死了，很是可惜。

我們在四川經過蔣委員長校閱後，正準備開

往前線去作戰的時候，因為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，迫使日本人提前無條件投降。我到現在還記得：當我們聽到日本人投降的消息，內心激動萬分，興奮到了極點，因為我們一直認為抗戰勝利不會來得這麼快！

民國三十五年抗戰勝利後，十萬青年軍改受完預備軍官訓練後，接著就復員，我也回到武漢讀大學。戰時，教育部會提供公費給後方讀西南聯大的學生，因此我們青年軍退伍的人讀大學，也全是公費。我讀湖北農學院農藝系的時候，擔任校內青年軍聯誼會負責人與學生自治會幹部，與學妹董本貞是學生自治會的工作夥伴。還有，以前民風很保守，男女生授受不親，男女生交往的限制很嚴格。男生要是多看女生一眼，人家會以為你是不是對她有意思！兩個人手摸一下的話，那可是很轟動的事情！當年的我很羞澀，只敢暗戀有才華，長得漂亮的女生，沒勇氣跟對方表白愛慕之意。

話說我們農學院教授的陣容的確是非常堅強，多半是留學有成的學者。管澤良院長是一位菸草博

士。他與我們感情非常好，在兩岸開放之後，我們同學還組團去北京看他。他在大陸赤化後，被下放養豬，吃了很多苦，並與夫人聲樂家喻宜暄女士離婚。在班上，國共都有支持者，明爭暗鬥，學潮不斷，都無法安心上課。

### 三、共赴國難集體赴臺

民國三十八年，國共激戰，威脅生存，正好臺灣的陸軍訓練司令部有一個招募隊，正在武漢招收大陸青年及失聯軍官赴臺受訓，隊長是藍鐵民少將。

那時，我正在讀湖北農學院二年級，大家眼看國共內戰愈趨激烈，紛紛感覺到生存受到威脅，於是武漢區大專院校的青年軍代表，和一般同學齊聚武昌黃鶴樓，經過一再審慎研討，最後決定集體赴臺，包括武漢大學、師範教育學院、醫學院、體專、藝專、基督教華中大學、私立中華大學等校。籍貫包含湖北、湖南、河南、陝西、四川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和廣東等十一個省份，男女合計共有 204 人。③③

我們除了赴臺避難的現實考量外，也有思想、意識形態的抉擇。我們選擇孫中山思想，捨棄馬列思想。我們之所以喜歡孫中山，是因為他提出的三民主義，源自於中華文化，和歐美進步思想，是救國思想，孫中山先生依此創立五權憲法。我們反對馬列思想，是因為馬克斯主張「階級鬥爭是進步的動力」，所以到處清算鬥爭，人人自危。根據趙紫陽的智囊陳一諮著《民主中國》，提到毛澤東發起的三面紅旗和文化大革命等運動，使中國非自然死亡的人數，包括餓死的，就超過八千多萬人，是抗戰死亡人數的一倍，也是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。何其恐怖與不幸！

我們 204 位大專青年決定集體赴臺的消息引起地方轟動，後來又有八百多位中學生也跟著我們一起來臺灣。我們於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八日由武昌徐家棚搭乘火車先到廣州，行前我們向外宣布為何赴臺，並宣示「有我在，中國不會亡；有我在，誰敢亡中國！」從武漢坐火車到廣州，在廣州等船一個多月，才從黃埔江坐海桂輪，於五月十一日上午

抵達高雄，一起投效孫立人將軍麾下，準備作復國的新軍。當天女生就被送到屏東阿猴寮女青年隊受訓；男生坐貨車，等到夜晚才被送到臺南旭町營房<sup>34</sup>，原因是我們不願意去臺南受入伍生教育，希望到鳳山受軍官訓練，結果不成，變成僵峙的局面。

<sup>33</sup> 204 位來臺同學中，武漢大學 78 人，人數最多，其次是湖北農學院 34 人。

<sup>34</sup> 現為成功大學光復校區。

#### 四、嚮往新軍艱辛報國

##### (一) 風雲多變的政工訓練隊

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十一日我們從高雄登陸，向陸軍訓練司令部報到之後，於深夜到達臺南旭町營房。

正當大家忘卻連日舟車勞累，進入新軍聖地，欣喜報國有路時，卻因溝通不良，挫折連連。原本我們到臺灣的初衷是要報國的，依照青年軍退伍時，國防部會施予我們預備軍官訓練，招訓處會同

意要安排我們以軍官任用，而非士兵，可是孫立人將軍食言，不承認國家的預備軍官制度，堅持要在臺南先接受新軍入伍兵的訓練。

當我們在無力自救時，曾向青年軍老長官蔣經國，和曾任湖北省主席的陳誠將軍等求援，未料反而激怒了孫立人將軍，變成政治問題。孫將軍認為不論我們在大陸是官還是兵，到臺灣都要接受他的新兵訓練。他在五月二十三日親對大家講話，他說：「現在可在軍訓班成立政工訓練隊受訓。若要走，就只有死的，沒有活的！」又說：「陸訓部不是菜園子門，不是說來就來、說走就走的地方。」

㊦ 這些恫嚇的話，讓我們心裡很不平衡！很是感到心灰意冷。

孫將軍的訓練很特別，加上氣候很炎熱，他讓受訓人剃光頭、穿著紅短褲、打著赤膊在烈日下操練，有些年輕人受不了苦，就跳游泳池自殺了，全隊同學的士氣很是低迷。雖然我們如願，接受政工訓練，但最後仍被送到五塊厝接受入伍生教育。

我對入伍生教育的感覺，就是侮辱人格的打

罵教育，有如俘虜教育。小班長們用棍子打我們手，爲了殺雞儆猴，一人受罰，同班的其他人也一起被打。像槍管要用機油擦乾淨，小班長戴著白手套檢查你的槍管，只要他認爲不夠乾淨，就要打人！吃飯、洗澡、睡覺都是數秒限時，誰配合不上，誰就出來被處罰！晚上起來上廁所，因爲營房宿舍裡面沒廁所，必須要到室外遠處上廁所。上廁所不問大小便或拉肚子，都要先登記，一次只准一個人去，如果前面的人沒回來的話，後面的人就不能去，這是極不人道、不合理的訓練教育。

㊦ 編注：參：王道桂，〈由武漢到鳳山三〇一天所見到的一些小故事〉，《武漢區各大專院校學友旅台六十週年紀念集》，頁18。

在政工訓練隊裡，隊長鍾山沒把我們的不滿實情，客觀的反映給孫將軍知道，讓我們忍無可忍，跟孫將軍發生嚴重的心理衝突，還發生軍隊的大忌——鬧營（夜驚）事件，㊦使事情更是複雜。

我們跟孫將軍一面心理抗爭，一面強調大陸的

失敗是軍隊不知「為何而戰、為誰而戰」的結果，因此希望給予政工訓練。最後，孫將軍可能是奉上級命令，於五月底成立政工訓練隊，但是孫將軍受的是美軍訓練，美軍裡面沒有政工制度，因此，他內心反對政工制度！舉例來說，根據王道桂將軍告訴我，據說孫將軍出任陸軍總司令時，當時國防部總政治部派了蔣堅忍中將，為陸軍總司令部政戰主任。在他到職很久之後，孫立人才接見他，並對蔣堅忍中將說：「你怎麼會做這種工作！」這句話表露出孫將軍很輕視政工制度。

孫將軍上領導統馭學的課<sup>37</sup>，當著上千人的面，批評黃埔軍系很多將領不懂打仗，不利團結，這是我親耳聽到的，無形中他得罪不少人，當然黃埔將領對他也有惡評。

由於孫將軍不滿政工訓練隊，政工訓練隊也對他有所不滿，以致孫將軍把我們的隊友：潘正文、何澤浩、劉俊三、姚神英、李清、劉揆一、蒲春厚、翟平安、向士弘、倪素賁、張久裕、姚振、易禮金、舒達、鄒定華、何榮高、楊佑庭、戴聲萱、

舒敬昕、栗鐵山、葉一泰、葛運炎、李如松等23人，未經初審告知何罪，就逕分成兩批送去廣州審判，罪名是：「思想複雜、行動乖張、鼓動風潮、圖謀不軌」。意圖處死。我相信這是孫將軍親自下的錯誤決定，因為當時他是政工訓練隊的班主任。他的用意就是凡不聽他的話的人，他就扣帽子，說他思想有問題！只不過當時國民政府都已經要遷來臺灣了，孫將軍卻將他們押赴大陸，令我們無法信服！因為他們要是犯了軍法，為何不在臺灣的軍事法庭處置，後來經廣州綏靖公署的法官認為這是愛國行為，給予無罪釋放。他們在廣州淪陷的前一天，又搭乘軍艦回到臺灣來。這些人到現在有的是平凡一生，有的已是高等法院庭長、律師、或少、中將、或教授等，還有潘正文先生做到稅務署副署長，非常清廉。能從大陸集體來到臺灣的大專青年，只有我們武漢區做到，我們感覺很光榮，很驕傲！也很委屈！

政工訓練隊原本預定三個月畢業，後來延長為八個月才畢業。<sup>38</sup>因為孫將軍親校我們的軍事動

作，不滿意我們訓練的成果，堅持把我們送到五塊厝，受入伍生訓練兩個月，終於屈折達成他堅持授予入伍生的孫式新軍教育。然後回到鳳山政訓隊再加一個月的政治教育才准結業。

## (二) 考取政工幹部學校<sup>35</sup> 政治研究班深造

我在鳳山政工訓練結束後，被派到五塊厝臺灣軍士教導總隊，擔任首次徵訓臺灣籍士兵的准尉政工連指導員，跟那些祇會說日語、臺語，少數不知國籍的臺灣青年在一起，常鬧笑話。他們都叫我「指導『玩』」（『員』用閩南語發音），後來要他們回去看祖先牌位、和墓碑，他們才勉強說「是中國人」。讓我感到「指導玩」的報國工作，真不好「玩」！

臺灣首次徵兵，是轟動一時的大事，每逢假期，都有縣市長等大批勞軍團和家長探親。軍中幹部多是孫立人新軍幹部，因此曾有上尉黃埔排長中尉軍訓班畢業的連長，但軍中已無孫式的打罵教育。後來軍士教導團的士兵，改為返鄉組訓民眾，我為組訓處理病故和逃亡的士兵，而坐台車深入復

興鄉山地，語言不通、風俗不同，應對須要智謀，對我來說，真是一大考驗。

<sup>36</sup> 陳琪雅注：「鬧營」起因多為少數人心理不平靜或睡夢中精神受到某種驚嚇而不能控制，突然大聲驚叫進而影響別人。突然間若有一人驚叫，其他人在沉睡中突然驚醒，恍惚中還未能理解發生何事時即隨聲附和，而當這幾個人一起喊叫再驚醒別人時，遂造成更多人一起驚恐喊叫。「鬧營」多發生在以下幾種時間——作戰後、行軍後、操演後、或過於疲勞之後。此時身心所受刺激過重，精神一時不穩定，因而夜晚睡眠之中就會發生。

<sup>37</sup> 陳琪雅注：孫立人將軍的講詞《領導統馭學》，學生書局出版。

<sup>38</sup> 修正：民國38年5月30日政工訓練隊成立，6月6日開學上課，原定9月30日畢業，因有待孫將軍校閱通過而延期，11月5日孫將軍校閱後，指示撥入入伍生總隊訓練一個月，11月15日入五塊厝入伍生總隊受訓，12月25日返回政工訓練隊，12月27日再上政治課一個月，到民國39年2月5日政工訓練教育才結束。參閱〈由武昌到鳳山

三〇一天所見到的一些小故事》，《武漢區各大大專院校學友旅台六十週年紀念集》，頁18、20。

39 現為國防大學的「政治作戰學院」。蔣中正總統退守台灣後，提出「三分軍事，七分政治」的論調，委派蔣經國為建軍復國創立此校。1951年7月15日政工幹校成立，設校於日治時代之北投競馬場，現名復興崗。2006年9月1日改隸。

後來蔣經國先生在國防部擔任總政治部主任，為提高政工素質，於是在復興崗成立政工幹部學校，設有政治研究班、本科班、戲劇組、音樂組、體育組等班隊。

我於民國四十年考取政工幹校政治研究班第一期，同學有三百多個人分組上課，相當於大學畢業後再念研究所。除了大學畢業的人可以報考之外，青年軍同學可以同等學歷報考進去。蔣經國主任很重視這個教育，幾乎經常早晚都跟我們在一起。課程要求很多，除了基本的軍事訓練之外，還要修其他的一般學科，要讀經濟、政治、法律、哲學、心理學等，還要到部隊實習。因為我們當中有人沒當

過兵，不知道軍隊生活是怎麼一回事，所以我們被要求到部隊去實習軍中生活，要大家做「今日的聖人」（意思是說，我們除了報國以外，都是一無所有、一無所求的人。）還要大家以此為題，寫作文比賽，用心良苦。兩年的軍官養成教育，我自己受益很多。

但在受訓期間，思想考核極嚴：平時言行，都有專人監視。想不到我的上下鄰兵，都是匪諜，我因唱歌聲音太小，而受調查。在美國發生「江南命案」的主角，和一位出家為僧的和尚，都曾是我班中的同學。幹校的教育、經國先生的言行、和優良老師的教誨，使我成熟很多；加上鳳山孫式教育的磨鍊，對我人生應對，很是受用。

政工幹校的師資都非常優秀，教授陣容都是一時之選的名教授，如臺灣大學法學院院長薩孟武教授，教學很有方法，他有句名言就是「人類是最殘酷的動物」，令我印象深刻！

## 五、到救國團擔任軍訓教官的體驗

### (一) 嚮往救國團 崇敬蔣經國

民國四十二年我從政工幹校政治研究班第一期畢業，畢業生填寫服務單位的志願，有陸海空三軍、聯勤與救國團等五項選擇，我第一志願是希望到救國團去服務青年。

我之所以想到救國團的原因，首先是我就讀湖北省立第三高中的時候，曾參加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青年團，從而認同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，為救國主義。並且反對馬列思想，因為馬克斯主張「階級鬥爭是進步的動力」，認同殺人的行為，直至鄧小平主政時，才以「改革開放」取代「階級鬥爭」主張。並推行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」。

可惜，三民主義青年團後來與國民黨內鬨，抵消青年力量。民國三十八年政府來臺後，老蔣總統很重視青年人在愛國思想的工作，責成蔣經國先生籌辦一個愛國青年組織，就是「救國團」，並由蔣經國擔任首任主任，頗為青年崇敬嚮往，我就是這樣很想追隨蔣經國愛國報國。另為民國三十四年，我投筆從戎被編入青年軍二〇四師，在四川萬縣接

受兩年青年軍的教育。那時，蔣經國是青年軍總政治部主任，在視察二〇四師工兵營時，我是工兵班長，我那一班奉命到營門口迎接他。經國先生與軍長兼師長的劉安祺將軍同行，對我們很是親切，使我對他因此留下很好的印象。

之後，經國先生曾提出「一次革命，兩面作戰！」的主張，反對共產黨鬥爭，也反對國民黨腐化，主張我們要站在對國家民族有利的一面。當時，他對國共兩黨都不滿，所以要「一次革命，兩面作戰」。這個說法很有革命性。這使我覺得他是一位很有革命精神，真正想為國家做事的人才，所以我覺得他是一位很值得我忠心追隨的長官。

### (二) 救國團與軍訓教育

民國四十年，政府恢復高中以上學校學生軍訓教育。先從國防部選拔優秀軍官幹部十八員擔任軍訓教官，經臺中、臺北、臺南、花蓮、屏東、新竹、嘉義、臺東等八所師範學校試辦成功後，民國四十一年四月，教育部頒布〈高中以上學校學生軍事精神體格及技能訓練綱要〉，其中第八條第二款

規定軍事訓練內容：「高中以上學校男生應實施軍事訓練及軍事管理，女生實施軍訓及看護訓練。」此一法令，確定學校軍訓的內容與地位，而成爲推行文武合一教育的依據。同年九月，預備軍官第一期開訓，爲大專畢業生服預備軍官役的開始。

救國團是響應蔣故總統號召，成立於民國四十一年，要「團結愛國青年，完成中興大業」，由經國先生出任主任，依行政院指示，救國團的任務和使命，是「教育性、群眾性和戰鬥性」。經國主任特別強調「團是國家的團，團的幹部不要以領導人自居，要放棄本位主義，要教育青年擔負政治責任，但不能有政治欲望，要變化青年氣質，培養愛國情操，救國團實施愛國教育的方法是，認爲青年不愛國，是因爲不認識自己的國家，所以要讓青年『認識國家處境，瞭解自己責任』，就是愛國教育。」後來我有幸被派爲愛國教育的設計和執行者。

民國四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救國團成立，學生軍訓工作與軍訓教官任由救國團負責主管。此一

時期，乃學生軍訓奠定基礎的階段，其主要工作是在確立軍訓體制、軍訓方向、律定軍訓內容、計畫培養軍訓幹部、制定軍訓課程基準、確立生活輔導原則、結合預備軍官教育等工作。四十二年七月，全省高中全面實施軍訓，專科以上學校亦於四十三年開始實施，學生軍訓的重建於焉始定。

四十七年起，開始實施大專男生暑期集訓。四十九年，國家建設逐步步入正軌，政府爲使學生軍訓制度化，乃於同年七月一日明令學生軍訓移歸教育部軍訓處主管，掌理學生軍訓業務之策劃與實施，繼續擔負起貫徹文武合一教育政策的責任，自此我國學生軍訓正式成爲教育體系中的一環。不過，軍訓教官仍由現役軍人轉任，並由國防部負責考核遴選。

由於救國團負責推動學校軍訓教育——落實文武合一的教育理念，因此我奉派到省立屏東中學擔任軍訓教官一年，又奉派到臺中農學院，接著被派到臺灣大學法學院當了四年教官，後來花蓮高農的成天驥校長商請團部要我外職停役，當了兩年訓導

主任。

高中和大學的軍訓教育著重面向與教材深度都不同。軍事教育包含三個主題：戰略、戰術與戰鬥的簡介，高中的軍訓教育偏重教授一般性軍事常識與基本戰鬥技能；至於戰略與戰術則是大學軍訓教育的重點。上課地點包括室內、戶外，每週兩小時。

### 1. 擔任屏東高中教官

民國四十三年春季，我到屏東中學當教官的時候，才二十九歲，算是很年輕的小伙子，跟十七、十八歲高中生比較容易打成一片。所以我一到學校，校長就問我有沒有當導師的意願，我當然說沒問題！然後我就當了二年丙班的導師，這個班的學生多為軍眷子弟，父親軍階多是士官或校尉官，因忙於軍務而疏失子女的管教，或因而留級。而編成一班，由我擔任導師，比較難管。我是一本「愛護不姑息，嚴格不苛刻」對待大家，既然來了，我就要盡力去做，結果很好。

儘管我的學問有限，但是我用誠懇、愛心來

對待他們，如升旗排隊、打掃，我都以身作則帶領他們做，彼此客氣。我也年輕，願意花時間了解他們的背景和問題所在，因而發現學生家境困難的，我就用自己的薪水幫他們付學費。我記得有個學生考取國防醫學院，當了醫生表現很好。

### 2. 再擔任大學教官

民國四十四年，我奉派到臺中農學院出任教官三年，接著又被派到臺灣大學法學院當了四年教官。在大學當教官，我也是兢兢業業的。尤其在臺大服務的時候，由於臺大自首任校長傅斯年先生承繼北京大學的自由學風以降，臺大教授、學生，個個主張自由為最高價值，對軍訓課、教官並不友善。錢思亮校長時期，軍訓室設在傳鐘旁的一座小木屋內，燈光微弱，看起來很不起眼，不過，傳啟學訓導長對教官還滿尊重的，他肯定教官對學校有幫助。我跟學生相處都滿平順的，但因我所負責的宿舍，住的多是港、澳僑生，管理較難。

### 3. 教官的使命

就我的體驗來說，教官的工作除了上軍訓課，就是負責學生的生活管理。以住校生的生活管理為例，教官像舍監，與住校生住在一起，到處走動。有一回夜裡我聽到宿舍裡傳來打麻將的聲音，循聲抓到打麻將的學生。

我就依照校規規定，沒收麻將，送進焚化爐火化，並開出違規學生名單送交訓導處，由訓導處開校評會決定如何處罰。我的經驗是覺得來自星、馬等國的僑生的生活規矩比香港好，如住宿生用電量過度，導致電箱保險絲時有燒斷而停電，太不懂得愛惜公物，很是困擾，因此流行一句話，「文明的設備，野蠻的使用」但也不乏循規蹈矩的好學生。

我覺得教官對學生在生活管理上起很大作用，深受學校肯定，高中教官經常兼任訓導處生活輔導組長；大學的總教官擔任副訓導長。教育部軍訓處規定教官到學校是要服務老師和學生，不能與之起衝突，倘若學校向軍訓處反映某某教官不適任或傳出不好的風評，情形嚴重的話，軍訓處會將該教官以「人地不宜」為由調離，所以我的感想是覺得教

官責任大，權力小，很辛苦。

## 六、轉行花農當主任

繼臺大之後，民國四十八年，花蓮高農成天驥校長請救國團介紹一位訓導主任。因為當時花蓮高農校內老師有派系之爭，其中江蘇省籍的老師佔多數，聯合起來抵制校務，於是成校長想從外面找人當訓導主任，來穩定學校的運作，就請救國團主任秘書李煥先生推薦適合的人選，他看到我的資料，知道我的品德和能力尚可，就選上了我。

我當了不到兩年的訓導主任，對老師，我盡力與他們建立友善的關係，常藉由泡茶聊天的方式，培養情誼並了解他們的要求。其實老師也不是壞人，僅因細故鬧紛爭。就這樣子慢慢化解敵對關係；對學生，我很自豪地說我從沒打過任何人，頂多罵罵而已。學生有過錯，進到訓導處時，我不罵他，先讓他坐下，我先聽他講。他講得有理，我就原諒他。他有錯，我就想該用什麼方法來使他真正改過。因為我認同曾任湖北師範學院院長的劉

真教授，他說要教好學生，第一是要「愛護而不姑息」，第二個是要「嚴格而不苛刻」。這兩句話使我不論在學校教育還是家庭教育都很受用，所以從高中到大學以來，我從沒打過學生，也未曾打過自己的兒女。

我在花蓮高農，任職不到兩年，民國五十年，蔣經國先生又找我回救國團，我就離開花蓮高農，後來我聽說該校教務主任和一名組長有匪諜嫌疑，常常在學校裡面煽風點火，挑起同事們對立互鬥，才造成學校的不安。

## 七、再回救國團服務青年

離開花蓮高農之後，我很榮幸，先是奉派到臺南、南投、澎湖等縣擔任救國團縣市團部的秘書（後稱總幹事），負責這些縣市青年愛國教育的工作，很是投入。再於五十六年奉調總團部，先是輔導青年投考軍事學校，再轉任青年愛國教育的設計與執行，特別是我聯合教育部、國防部、中央黨部舉辦「三民主義研究會」，聯合孔孟學會舉辦「國

學研究會」，聯合省市文獻會舉辦「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」，受到各大專院校、中小學校及學術界的特別歡迎，讓我也很有愛國教育的成就感。

救國團舉辦戰鬥訓練自強活動，特受青年歡迎，報不上名，還得多方拜託，蒙三軍之助，我會帶領青年和學校校長、老師上山、下海、登天，到金馬勞軍，在金門住坑道，在馬祖聞砲聲。因天旱缺水，我們只能一人一盆水，從早上洗臉到晚上洗澡都是它。「八二三」金門砲戰，一平方尺的土地，落彈超過十發，令我對三軍將士致敬。

民國六十八年，我因年事漸高，乃轉業銀行，直至民國八十一年，限齡退休後，於讀書寫作之餘，又蒙不棄，自九十一年八月至九十九年七月，忝任湖北省旅臺同鄉會第八第九兩屆理事長，湖北自古「惟楚有才」，同鄉會屆藏龍臥虎，我蒙前任李理事長重輝博士，力薦出任，甚是惶恐，經審慎思考，針對環境提出「團結和諧、創新務實」及「服務第一、制度優先」為工作目標，並以「平實、平凡、平淡」及「冒險、吃苦、負責、忍氣」

精神，以理律己，以情恕人，幸不辱使命，達成兩岸之現實需要。並力薦陳中將興國博士，繼任第十屆理事長，深得人緣。我於離職後，仍以讀書、寫作、服務社會為志，著文立說主張「以中華文化統一中國」王道治國，很是受到兩岸部分教授及作家發表文章認同，希望不辱來臺壯志。

## 八、對孫立人將軍的綜合觀感<sup>④</sup>

國共內戰，為中國引發「政治海嘯」，很是不幸。我選擇臺灣為三民主義而戰，以血、以淚、以汗，顛簸起伏在絕望與希望、毀滅與重生、失敗與成功之中，為「反攻大陸」、「光復國土」付出血淚和汗水，真的是把生命交給了國家。大陸先要「血洗臺灣」，現在是「和平發展」，正覓尋中華民族的希望，想為未來歷史，找到永恆的思想，開萬世之太平。我等武漢「愛國青年」來臺之後，不幸首遭被我們崇拜的孫立人將軍「迎頭痛擊」，指責我們「思想複雜、行動乖張、鼓動風潮、圖謀不軌」，等同匪諜，讓我為此寫下「為歷史作證，向

憂患挑戰」痛苦、自衛的文字，留下對孫將軍的複雜心情，並向關心「孫案」的讀者們請教。

我們以為大小「孫案」發展至今，時逾甲子，諸多當事人已墓木已拱，應可「蓋棺論定」，惟「道未易知，理未易明」，因「孫案」事涉國際、兩岸、個人與國家，論者兩極，仍是情濫、理盲。說好說壞，似都難以服人。所以只能就事論事，「姑妄言之」，以求證歷史。

<sup>④</sup>編注：以下文字為李先生所書，略予編輯之後交付照打，以記錄李先生不同的見證與觀點。

綜合的說，古往今來，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，其於「德、量、才、識」與「修、齊、治、平」之道，必有超人之處。尤其於道德表現，必能「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，而眾星共之。」（孔子《論語》）如此言為是，縱觀孫將軍之一生，或可從「春秋大義」，尋得一隅之見。

從孫氏簡歷看：孫氏出身望族，受有良好之中西教育。其於民國十六年，自美國軍校畢業返國，

因孔、宋之關愛，兩年內升為連長，四年時升為上校，民國二十六年榮任少將，次年再升為中將，可謂一帆風順。對日抗戰時，其於緬北救援英軍，成為抗日英雄。國共內戰時，受命為陸訓司令，軍官四訓班主任、臺灣防衛司令、陸軍總司令等要職，升至上將，成為國之干城。其間雖與黃埔軍系互有公開批評，但層峰為反共復國求才若渴，為改善中、美關係，寄望甚殷，而信任有加。但或樹大招風，功高震主，疏於圓融自省，加之美國為推卸中國大陸失敗之責，欲效韓、菲、越南政變方式，一再慫恿孫氏製造政變，初不為動，終為鬆動，使親痛仇快，傷口灑鹽，個中詳情，美國之解密文件，早有公布，實國家與孫氏之最大不幸。

再說孫氏從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變色之際，對我武漢區204位愛國來臺青年，缺乏同理心之折磨。既不瞭解我等共赴國難之苦心，又不遵守國家所賦予之預官資格，更堅持施以打罵為主，非人道之孫氏入伍生教育，尤其意氣用事，缺乏圓融，以「思想複雜，行動乖張，鼓動風潮，圖謀不軌」之「莫

須有」罪名，非法將其中廿三人囚解廣州，企圖借刀殺人，予以處死。且暗示痛責：不應向蔣經國、陳誠諸長官求助，何不使此輩愛國青年蒙不白之冤，能不心生反感。再說當時孫氏如能以同理心，對此輩青年親為關懷，溝通立場，甚至先輔導大家，完成多僅一年之大學教育，則此輩青年何至離心。

在孫氏往生之後，我偕同曾被囚解廣州，再回臺灣之何澤浩教授，專程往訪曾經追隨孫氏一生，並為其智囊之張佛千教授，當問及其對孫氏之觀感時，其曾不假思索的說：「他是一位軍事的天才，政治的白痴。」使我為之默然，深為孫氏遺憾！因為張佛千先生是交心孫氏的追隨者，張氏的話，必有所本！因此使我想起兩位古人的銘言：

**其一**為唐朝杜牧寫〈阿房宮賦〉，於文末稱：「滅六國者，六國也，非秦也；族秦者，秦也，非天下也。」又說：「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後人哀之，後人哀之而不鑑之，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。」

**其二**為明之學者洪自誠著《菜根譚》有稱：

「聲妓晚景從良，一世之煙花無礙；貞婦白頭失貞，半生之清苦俱非。俗語云『看人只看後半截』，真名言也。」

由上述二則銘言，又使我想到，司馬光著《資治通鑑》，論及德與才時，曾強調「德才兼備為聖賢，德勝才為君子，德才全無為愚人，有才無德為小人。」以此觀孫氏，是否有「蓋世功勞，當不得一個『矜』字；彌天罪惡，當不得一個『悔』字」。再看曾國藩說：「功名富貴，皆人世浮榮，惟胸次浩大，是真正受用。」因此，我們如以春秋大義責備賢者，認為孫將軍於對日抗戰及國共內戰應是愛國有加，至其對武漢來臺之大專青年，可能兼職太多，無暇瞭解，終至剛愎自用，鑄成大錯。亦如當時「四訓班」副主任辛鍾珂將軍訓話時所說，要大家「洗心革面、重新作人」，而不知我們真的是「將生命交給國家」的人。如果說：「成也孫將軍，敗也孫將軍！」是否有失厚道？更從「是非成敗轉頭空」看人生，但願國人「愛孫將軍，更愛國家」，若能「哀而鑑之」，然後「以情恕人，以理律己」，我們要忘記仇恨，使不幸早日過去，

懂得感恩，則天下或可太平。因為「恕」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，「理」是中華王道文化的真精神。往事如夢，是非弄人，「萬事皆空善不空」，謹祝孫將軍安息九泉！

也希望國人痛定思痛、團結和諧。多為後人開路，讓我們吃過的苦，不要後人再吃；且要謹記：「相逢狹路宜回身，野渡寬平好問津，底事排擠同躓撲，往來俱是暫時人。」（明朝顧起元詩）；更要謹記南懷瑾大師的禪詩：「人生何事不從容，睡起依然日又紅，貧富不識閒是福，幾人肯唱大江東。」人生為生存須要奮鬥，也為生存製造對立，對立又改造人類，這是人類宿命的不幸。君豈不知「滾滾長江東逝水，浪花淘盡英雄，是非成敗轉頭空……」（明代楊慎，〈臨江仙〉）、「人有恩可念不可忘；人有仇可忘不可念。」、「生死千古同，寂寞身後事。」一切是非，史家自有定論。我們也許當局者迷，不妨笑談就好了。因為有更大的民族使命和國家責任，等待我們去完成！

——本文節自學生書局：孫立人上將「叛國嫌疑」

專案追蹤訪談錄